

凤轻

著

盛世医妃

中

完美终结

幽燕风云起，一剑天下惊。
君子挥军扫乾坤，红颜素手定江山。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风轻
著

盛世医妃

中

【完美终结】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医妃：完美终结 / 风轻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552-3516-3

I. ①盛…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8213号

书 名 盛世医妃·完美终结
著 者 风 轻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姚冬霞
特约编辑 崔 悦
装帧设计 苏 涛 李红艳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9.5
字 数 7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516-3
定 价 7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目录 [上]

CONTENTS

第一章	新朝风云	001
第二章	初至幽州	040
第三章	峥嵘初现	080
第四章	御赐婚事	117
第五章	深入敌营	162
第六章	燕王侧妃	213



目录 [中]

CONTENTS

第七章	祸乱之始	259
第八章	龙凤双胎	301
第九章	困守幽州	346
第十章	隰州宁王	407
第十一章	势如破竹	454
第十二章	战功赫赫	485



目录 [下]

CONTENTS

第十三章	烽火连天	521
第十四章	援救燕王	557
第十五章	剑指金陵	601
第十六章	兵临城下	638
第十七章	身世大白	690
第十八章	江山易主	739
番外之后来的事		765
番外之皇城情缘录		773



第七章 祸乱之始



弦歌公子坐在房顶上拎着一壶酒慢悠悠地往嘴里倒着。夜幕中，山下的景致都被夜色笼罩，没入了无边的幽暗中。只有在不远处的山腰上，一座小院里还有烛火轻轻地摇曳。望着那一星火光，弦歌公子莞尔一笑，摇了摇头，仰头又喝了一口酒。美酒从唇边滑落，沿着修长的脖颈滑入衣领，飘散出清冽的酒香。

轻笑一声，弦歌公子将酒壶放在一边，随手取过身旁的琴，指尖轻挑，悠扬的琴声便从指尖流泻而出。

幽暗的月色下，琴声淙淙如九幽冷泉，如呜咽幽怨，如万鬼齐悲。树林深处，听到琴声的人也忍不住心神恍惚，不能自已。心志稍弱的面露悲苦之色，举起手中的兵器想要自刎。领头的黑衣男子见势不妙，连忙低吼一声道：“动手！”

被迷惑了心神的人这才回过神来，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已经架到自己脖子上的兵器，吓出一身冷汗。直到此时方才明白，为何弦歌公子被江湖中人称为琴医双绝，原来他的琴技跟他的医术一样可怕。

弦歌公子冷笑一声，放开指尖的琴弦，淡淡道：“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话音未落，一群黑衣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院外，将整个小院围得水泄不通。

“什么人？报上名来！本公子不杀无名鼠辈。”弦歌公子倚琴而坐，淡然道。

为首的黑衣男子冷笑道：“弦歌公子说笑了，我等本就是无名之辈，贱名不足挂齿。”

弦歌公子点头赞同：“确实是够贱的。水阁的人是吧？如果你们能活着回去，记得告诉宫宸宸，今日之仇，本公子早晚会亲自找他算的。”

“我等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公子若是有命在，不如亲自去问吧。”黑衣男子一挥手，沉声道，“上！务必杀了弦歌公子！”

“是！”

这群黑衣人显然都是水阁的死士，听到首领的命令立刻朝着房顶上扑了过来。弦歌公子冷笑一声，却连手都未动一下。冲在最前面的人暗道不好，一股淡淡的幽香不知从何处而来，香气醉人，让人忍不住想要再吸上一口……

不对！心口一痛，身在空中的人无力地跌落到院中，颤抖了一下便七窍流血，没有了气息。

其他人见状，连忙退了回去，但是依然有几人中招，颤抖着跌落在地上。其他人看了一眼死去的同伴，都忍不住暗吸了一口凉气。死去的人全部都是七窍流血，脸上还保留着狰狞扭曲的神色，显然虽毒发迅速却也非常痛苦。

“捂住口鼻，屏息，再上！”

又有几个黑衣人一跃而起，朝着房顶上的弦歌公子冲去。弦歌公子悠然地轻拨了两下琴弦，嗖嗖几道暗器从琴身中射出，黑衣人连忙凌空扭身闪避，只是这一瞬间的工夫，一道藤网便从院中升起，所有人都撞上了藤网，发出凄厉的哀号。藤网之后，弦歌公子俊美的容颜在暗淡的月光下显得越发飘逸出尘。

“再上！破网！一队人去后山，从后山攻下来！”

“是！”

然而，想要破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弦歌公子特制的防御肯定不是一剑就能砍破的废物，牺牲了五六个人，那不知是什么制成的毒网也只是破了一道口子而已。至于后山，只听传来的哀号声就可以知道，显然并不顺利。

当终于破开了那坚固的毒网时，带来的死士也已经牺牲了半数。领头的黑衣人目光狠戾：“杀了弦歌公子！”

“是！”不仅是他，所有的人望向弦歌公子的目光都充满了仇恨。看着同伴一个个惨烈无比地死在自己面前，即使是这些冷血无情的死士也感到痛恨和愤怒。一个黑衣人拔刀飞快地朝着弦歌公子冲了过去。寒光熠熠的刀锋在月光下闪过冷冽的光芒，领头的男子心中突然一动：“小心！”

话音未落，冲出去的黑衣人在半空中一顿，整个人一分为二，颓然落地。

“可恶！”领头的黑衣人冷笑一声，“弦歌公子果然诡计多端，不过……你也不过如此吧？”他拔出手中的长剑，凌空一跃，朝着空中飞快地舞动宝剑。清脆的断裂声在空中传来，黑衣人顺利地通过了从墙边到屋檐这段看似短暂却危险无比的路程。剑锋直朝弦歌公子的面门而来。

弦歌公子挑眉，随手抽出琴中剑格开了迎面而来的宝剑：“有点意思。宫驭宸倒是真看得起本公子。”

一击落空，黑衣男子立刻退开了几步。弦歌公子的毒术跟他的医术一样出名，所以他并不敢太靠近这个宛如谪仙的男子。

“弦歌公子也是名不虚传！”黑衣男子咬牙道。

院外的死士见状也纷纷冲了进来。弦歌公子无奈地叹了口气，惋惜道：“本公子实在不喜欢跟人动手，所以……”

弦歌公子做了一件险些吓掉所有人下巴的事情。他看向院外，放声大叫：“师父，救

命啊！”

落在屋檐上的黑衣男子一个趔趄，险些栽下去。

“废物！”一个低沉的声音夹带着浓浓的不悦传来。

弦歌公子却并不在意，挥挥手道：“劳驾师父了，想骂人找墨儿，这是她惹来的麻烦。”说完，在还没回过神来的众人的注视中，弦歌公子飞身向后退去，然后顺着身后的崖壁往上，眨眼间就到了山崖上，居高临下含笑望着底下的众人。

院子里的房顶上站着许多黑衣人。院外的墙边上站着一位身着布衣、容貌清癯的中年男子。而靠着小院的后山山崖上，却悠闲地坐着一位飘逸如仙的白衣男子。幽静的月色下，弥漫着淡淡的肃杀之气。

师父不屑地看着眼前的黑衣人，冷笑一声道：“这几个虾兵蟹将，也敢来杀老夫的徒弟？”

这些黑衣人无论放到哪儿都是令人胆寒的精锐杀手，但是在他的眼中，却仿佛是小孩子的游戏一般上不得台面。众杀手虽然心有不服，却也明白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中年男子实则是他们平生遇到过的最强大的敌人。众人脸上都不由得多了几分凝重，同时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领头的黑衣男子眼色一沉，飞快地从怀中掏出一件东西拨开。咻的一声，尖锐的破空声冲天而起，带着一朵艳红的火花在天空绽开。师父冷笑一声：“找死。”

“上！先杀弦歌公子！”

弦歌公子没料到对方杀他的心竟然如此坚定，面对自家师父这样的绝世高手居然还能分出心思来对自己动手。他看着冲上来的两个黑衣男子，连忙抽出琴中剑格挡。师父显然也是存着教训自己不肖徒弟的心思，连看都没有看那两个朝着自家徒儿冲过去的黑衣杀手。

“话说，本公子到底什么地方得罪宫驭宸那个疯子了？”弦歌公子一边跟两个杀手过招，一边还有闲工夫问道。

两个杀手自然不会回答他的问题，他们只负责执行命令，不负责让被杀的人死得瞑目。

弦歌公子显然也没指望从这两个人口中知道什么，一道白烟从他指尖弹出。黑衣杀手连忙屏住呼吸，可惜却晚了一步，身子一软瘫倒了下去，然后被弦歌公子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了出去。

“弦歌公子果真名不虚传。不仅琴技和毒术高明，机关一道也是令人惊叹。”身后传来一个冷肃的声音。弦歌公子回头，凤眼微微眯起，挑眉道：“宫驭宸？”

“抱歉，阁主没来。只怕今生无缘瞻仰弦歌公子的风采了。”一个黑衣男子从幽暗的树林中走了出来，手中提着一柄长剑。黑衣男子左脸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出了一道血痕，有些触目惊心。他的身后，还站着几个同样衣着、沉默不语的黑衣男子。

弦歌公子扫了一眼山崖下面的战况，叹气道：“师父，你老人家快点成吗？”

师父一脚踢开一个扑上来的黑衣人，抽空朝山崖上望了一眼，冷笑道：“自个撑着。撑不住就去死吧。”

“……”

黑衣人显然是吸取了之前对付弦歌公子的经验教训，不再试图靠近他，而是远远地以暗器、长鞭等兵器攻击。只是这样一来，显然攻击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弦歌公子虽然武功不算一流，但是有毒术傍身，一时间众人也奈何不得他。

此时的翠微山脚下同样不平静。南宫墨带着人快马赶到山脚下的时候却早已经有人在山下等着他们了。南宫墨勒住马儿的缰绳，淡淡挑眉望着眼前挡住去路的一行人，为首的黑衣男子身形修长挺拔，披着一件绣着金色繁复花纹的黑色披风，脸上戴着一张狰狞的黑金面具，只露出一双明亮却阴寒的眼眸。

“宫驭宸。”南宫墨淡淡道。

“小墨儿，许久不见，本座当真是十分想念呢。”宫驭宸笑盈盈地望着南宫墨叹息道，“你总是跟本座作对，奈何本座却一直舍不得杀你呢。”

跟在南宫墨身后的柳寒冷声道：“想要杀郡主，宫阁主有那个能耐吗？”

宫驭宸目光在柳寒身上淡淡地扫过，淡然道：“连跟在小墨儿身边的人也如此尖牙利嘴了吗？不过……你跟你家主子比起来却实在是太不可爱了。本座素来也没有什么爱屋及乌的心思呢。”

“柳寒，小心！”

宫驭宸话音未落，一道暗器夹着凌厉的劲风射向柳寒。柳寒连忙侧身下沉，整个人闪到了马儿的侧面才避过了这一击。身后不远处的一个草棚的柱子应声而断，柳寒面上也是一寒。

南宫墨的目光落到站在宫驭宸身边的黑衣人身上，冷笑一声道：“宫阁主身边果真是高手如云，难怪又敢出现在本郡主面前了。”宫驭宸身后站着七八个同样披着黑色披风、戴着面具的男子，只看方才那一击就知道个个都是顶尖高手。

宫驭宸仿佛没有听见南宫墨的嘲讽，轻声道：“墨儿，你要知道……很多时候绝顶的武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比如说现在，你过得去吗？”

南宫墨挑眉：“是吗？如果宫阁主还有武功傍身，身边还需要围着那么多高手吗？如果你将这些人派到山上去，无论想杀谁都该杀了吧？”

宫驭宸叹气：“墨儿是在说本座胆小吗？”

南宫墨含笑不语，宫驭宸却似乎不以为忤，笑道：“本座确实是有些惜命呢，毕竟，人若是死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的激将法只怕是不管用的。”

南宫墨也没指望什么激将法能对宫驭宸有用，只是挤对他两句又不要钱。她就不信宫驭宸这种变态突然从绝顶高手变成手无缚鸡之力会一点心理落差都没有。

南宫墨拍马上前两步，淡然道：“宫阁主若是觉得你在这里拖延时间就能够成功，只怕是要失望了。”

宫驭宸温声笑道：“墨儿想多了，本座只是许久不见墨儿，不禁有些想念罢了。”

南宫墨笑道：“是吗？既然宫阁主有这个闲情逸致，咱们聊聊也是无妨。”

听她这么说，原本还兴致勃勃的宫驭宸反倒是有些迟疑了。他打量了南宫墨半晌，方才叹气：“每次看到墨儿，本座就会更加讨厌卫君陌呢。”

南宫墨抽了抽嘴角，十分理解地点头道：“我明白，这世上自己没有就嫉妒别人有的变态总是不少的。”宫驭宸眯眼，道：“墨儿说得不错，卫君陌能够得到你这样的妻子，确实是该被天下人嫉妒。”

南宫墨不以为然：“只怕还不止如此吧？比如说还有他的身份，他背后的势力，他的资质，甚至是……他的容貌，宫阁主是不是都非常想要……嫉妒的感觉，是不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噬咬你的心一样难受，恨不得立刻就将他给杀了，但是又偏偏杀不死。然后，你就更加恨他了？”

宫驭宸的眼眸骤然一冷，口中的话仿佛是带着寒冰一般森冷：“小墨儿，你在惹我生气。”

南宫墨耸耸肩：“真话总是让人听着难受的。”

良久，就在众人都以为宫驭宸忍不住准备动手而暗自戒备的时候，却见宫驭宸突然仰天长笑起来：“本座嫉妒卫君陌的身份？哈哈，卫君陌有什么资格让本座嫉妒？”南宫墨秀眉微挑，含笑不语。

远处，一路蜿蜒的火光朝着这边飞快地移动着。宫驭宸轻哼一声道：“你叫了燕王府的亲兵。”

南宫墨干脆地承认：“对付宫阁主，我自然要多做一些准备。”

“仗势欺人，可不是星城郡主的作风。”

“我乐意。”

宫驭宸身边的黑衣男子低声道：“阁主，他们人太多了，咱们……”

宫驭宸冷哼一声道：“撤！”

几个黑衣人护着宫驭宸飞快地离开，南宫墨抬手阻止了想要追上去的柳寒等人道：“先上山去看看。”宫驭宸这样的人，就算是稳操胜券的事情也绝对不会不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现在追上去只怕也讨不了好，徒然折损人手。

“是，郡主！”

“表嫂！”燕王府的亲兵转眼间到了跟前，为首的人竟然是燕王世子萧千炽。萧千炽

换下了平素儒雅的常服，换上一身战袍，倒是显得多了几分英气。跟在萧千炽身边的正是幽州布政使，此时，幽州布政使的脸色是难以形容地难看。

南宫墨含笑朝两人点头：“千炽，齐大人，辛苦两位了。”

幽州布政使脸上抽动了一下，沉声道：“郡主言重了，都是下官分内之事。”幽州城外这么近的地方出现这么多的杀手，他作为幽州布政使无论如何都要给朝廷和燕王一个交代。想到此处，幽州布政使就恨不得将宫驭宸骂个狗血淋头。这种一边说是自己人，一边给自己拆台的浑蛋，要怎么合作！

一行人上了山，还没靠近弦歌公子的小院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南宫墨顾不得萧千炽等人，直接施展轻功飞快地掠了过去。

小院外，师叔随手在一个黑衣人身上抹去了剑上的血迹，方才抬头看向飞快地掠过来的南宫墨。

南宫墨连忙问道：“师叔，可有受伤？”

师叔挑眉，给了她一个“你在开玩笑”的眼神。南宫墨哑然失笑，再扫了一眼躺了一地的杀手，这些人怎么奈何得了师叔？就算是她，现在也不敢确定师叔的武功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师兄呢？”

师叔轻哼一声，淡淡道：“在上面装死狗呢。”

“师父，有没有你这样埋汰徒弟的？”山崖上，悠悠地传来弦歌公子的声音。南宫墨抬头一看，果然看到弦歌公子正坐在山崖边上不满地说道。虽然面上笑容自若，但从那一身的血迹还是看得出来弦歌公子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地狼狽。

“师兄，能下来吗？”

弦歌公子冷哼，飞身跃了下来，落到两人跟前。师叔挑剔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道：“废物！”

弦歌公子翻了个白眼，懒得回嘴。反正在自家师父眼中，他这个名动江湖的弦歌公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废物，他早就习惯了！

听到远处传来凌乱的脚步声，师叔皱了皱眉道：“剩下的事情你们处理吧，我回去了。”说完，也不管两人的反应，飞快地消失在暗夜中。等到萧千炽等人过来的时候就只看到南宫墨和一身狼狽的弦歌公子站在尸体遍布的院子里相顾无言。

“表嫂，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站在血气弥漫的院子里，萧千炽脸色苍白地问道。

南宫墨看向弦歌公子，弦歌公子耸耸肩道：“本公子跟宫驭宸只有一面之缘，哪儿知道什么地方惹到他了。”

南宫墨也不知道，只得看着幽州布政使道：“齐大人，幽州城外发生这样的事情，就

有劳大人了。”

幽州布政使连忙道：“不敢，下官一定派出所有人手加紧搜查，将这些人擒拿归案。”

“那就多谢了。”南宫墨心中暗道：擒拿归案就不指望你了，只要你别碍事就行。

幽州布政使暗暗抹了把汗，没想到星城郡主居然没有借题发作而是就这样轻轻放过了。为免南宫墨再想起什么来，幽州布政使连忙借口回去调兵告退了。看着他匆匆离去，萧千焱不解地道：“表嫂，就这么让他走了？”

南宫墨淡笑道：“此事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不让他走还能如何？”

“可是……”眼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正是趁机对他发难的时候啊。

南宫墨道：“你以为这点事情就能够将他扳倒？他吃的是皇粮，领的是皇饷，他是皇帝的人。就算舅舅先斩后奏杀了他，萧千夜难道不会再派一个更厉害的人来？比起一个不知道深浅的幽州布政使，眼前的这位并不难控制。”

萧千焱这才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两人说话的时候弦歌公子早就已经冲进了自己的房间里，不过片刻时间又走了出来。那一身血衣已经换下，出来又是一个白衣翩然、出尘如仙的翩翩公子。

南宫墨问道：“师兄，你真的不知道宫驭宸为什么要杀你？”

弦歌公子嫌弃地扫了一眼显然短时间内不能再住人的院子，没好气地道：“你说呢？”

南宫墨秀眉微锁：“没道理啊，宫驭宸并不是一个冲动无脑的人。”宫驭宸虽然喜怒无常，但是刺杀一个跟他无冤无仇的弦歌公子显然是不符合他的利益的。

“不管他是为了什么……”弦歌公子的声音，在幽暗的夜色中多了几分阴恻恻的味道，“本公子也想看看，水阁阁主到底有几条命。”

这些日子，整个幽州的气氛都让人有些紧张。幽州城外方圆五十里每日有燕王府的亲兵和衙门的衙役轮流搜查巡视，混迹在燕王府亲兵队伍中的清墨园侍卫更是趁机挑掉了水阁的好几个据点。水阁在幽州境内的处境变得举步维艰。

而另一方面，几乎每天都有水阁的人突然死去，这些人毫无例外都是身中剧毒而死。一时间，隐藏在暗地里的水阁众人也忍不住战战兢兢，无奈之下，只得纷纷撤出幽州城百里之外。原本花费无数心力在幽州布下的情报网顿时破了一个大洞。

“阁主。”

宫驭宸抬头扫了一眼殿下的黑衣男子，挑眉道：“怎么？”

黑衣男子道：“如今咱们在幽州城内外的情报网几乎全部瘫痪。阁主……一点儿也不着急吗？”

宫驭宸冷笑一声道：“急有什么用？”

听出宫馭宸话语中的不悦，黑衣男子连忙低下头道：“属下无能，请阁主降罪。”

宫馭宸一挥手，随手将手中的书卷扔掉道：“行了，本座不想听这些废话。弦歌那里还没有消停？”

提起弦歌公子，黑衣男子也有些无奈：“弦歌公子确实是医毒无双，阁中的大夫都……”弦歌公子不仅医毒无双，消息也是惊人地灵通。这些天水阁天天死人，有的人吃着饭就死在了同伴的跟前，有的人在睡梦中就一命归西了，甚至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下了。最可怕的是，跟他们吃一样的饭、睡在一起、走在一起的人却都没事。用不了几天时间，底下的人几乎都变成了惊弓之鸟。

想起这些，黑衣男子也忍不住在心中赞一句弦歌公子果然是名不虚传。

“一群废物。”宫馭宸厌烦地道，“罢了，让人先撤出幽州。”

“这……”黑衣男子吃惊地道，“若是如此，阁主的安危……”阁主竟然打算全面撤出幽州，那么……“阁主打算回关外吗？”

宫馭宸摆摆手，眯眼道：“本座自有打算，如今这局面……也算是正好，燕王和卫君陌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阁主……”黑衣男子还欲相劝，宫馭宸却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沉声道：“本座心意已决，吩咐下去吧。”

见他如此，黑衣男子也只得在心中暗暗叹了口气，拱手道：“属下遵命。阁主，齐大人那边来信说……”

“说什么？”宫馭宸问道。

黑衣男子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可惜戴着面具的脸上完全看不出喜怒，低声道：“齐大人说，请阁主不要给他找麻烦，阁主若是无心为皇帝效命，他必定禀告皇帝，大家一拍两散。”

宫馭宸轻蔑地笑了一声道：“行，你告诉他，本座不会再给他找麻烦了。至于他，遇到什么麻烦也别来找本座。”黑衣男子皱眉，沉声道：“萧千夜并非有决断之人，阁主觉得……他真的会对燕王下手吗？”

宫馭宸悠悠道：“他未必有这个胆子，不过……他身边的臣子，还有本座，会让他有这个胆子的。何况……有卫君陌在幽州，他就算不想也要动手。”想起不久前收到的从金陵传来的消息，宫馭宸面具下的嘴角勾起一丝嘲弄的笑意。卫君陌……天生逆星，江山易主？呵，他倒要看看，卫君陌有多大的本事跟他争夺这天下。

伸出手，有些苍白的修长手掌向上摊开，宫馭宸慢慢地收紧了五指：“这天下……这天下的人，终究还是在本座的手掌之中。卫君陌，算什么？”

望着眼前的男人，黑衣男子眼中露出一丝崇敬之意，很快又低下了头。

宫驭宸放下手，起身道：“去准备吧，明面上的人全部撤出幽州。剩下的事情……筹谋多年，这场戏，总算要开局了。本座当真是有些期待呢。”

黑衣男子拱手，朗声道：“属下遵命！”

很快，大殿里又只剩下了宫驭宸一人。空荡荡的大殿里寂然无声，良久才传来一声空寂的笑声。

“小墨儿，卫君陌当真值得你给他那么多的信心吗？本座便让你看看，最后的赢家到底是谁。”

经过这一番交锋，宫驭宸似乎暂时消停了。但是南宫墨却更加忙了起来，因为……边关真的开始打仗了。

也许是近年接二连三在大夏手中吃了亏，北元王为了鼓舞士气，举数十万大军来犯。比起往年冬天上演的例行交战，显然是要声势浩大得多。南宫墨虽然没有亲自前往边关，但是幽州城里的事情却也足够让她忙的。自从大病一场之后，燕王殿下不知道是真的身体还没痊愈还是对政事不感兴趣了，一股脑将所有的事情都丢给了世子萧千炽。萧千炽手忙脚乱之下只能苦着脸来求表嫂帮忙。于是南宫墨每天在燕王府处理政事、后勤、兵马调度，忙得不可开交，连清墨园都几乎没空回去。

“公主，王妃，不好啦！”长平公主正陪着燕王妃在大厅里说话，门外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和焦急的声音。

长平公主秀眉微皱，看到进来的是南宫墨身边的鸣琴，心中也是一惊，连忙问道：“无瑕出什么事了？”

鸣琴道：“公主，郡主……郡主她突然晕过去了。”

长平公主猛然起身：“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会……”燕王妃连忙道：“五妹，先过去看看吧。可请了大夫了？”

鸣琴连连点头道：“已经去请大夫了。”

长平公主想了想，道：“派人去城外，请弦歌公子过来一趟。”如今南宫家几乎可以说是没人了，无瑕病了，于情于理也必须告知弦歌公子一声才是。鸣琴点点头，连忙又转身出去了。

“五妹，咱们也过去看看吧。”燕王妃道。

长平公主点点头，两人一前一后往前院去了。

前院书房里围满了人，南宫墨躺在书房里的软榻上一动不动，清丽的容颜有些苍白，却也多了几分平时绝对不会有的羸弱之感。让人不由得感叹，星城郡主大约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让人觉得柔弱，只要那双星眸睁开，这世上绝大部分人都只会心生畏惧而忘记她的绝世容貌。

萧千炽站在一边，焦急地在原地打转。

“大夫，表嫂到底怎么样了？”要是表嫂出了什么事……萧千炽觉得最好先找个地方把自己给埋了。他实在是不敢想象自己要怎么面对父王，要怎么跟表哥交代。

年过半百的大夫一边把脉，一边摸着山羊胡子沉吟着，急得萧千炽恨不得把他推到一边去，自己来诊脉。

“无瑕怎么样了？”门外传来燕王妃的声音。众人连忙起身：“见过母妃、姑母。”“见过王妃、大长公主。”

长平公主踏入书房，快步走到榻边问道：“大夫，无瑕到底怎么了？”

大夫拱手道：“回公主，郡主并无大碍。”

“并无大碍怎么会昏过去？无瑕是习武之人，自己医术也不差啊。”长平公主有些不信地道。大夫道：“郡主只怕是太过劳累所致。”

长平公主低头看看躺在床上的人，咬牙道：“都怪三哥！无瑕是个姑娘家，这些事情都丢给她和千炽怎么受得了。瞧瞧，这才多久，就瘦了一大圈儿了，君儿回来了本宫可怎么跟他交代？”

燕王妃连忙拉住长平公主安抚道：“五妹，你别急。大夫不是说了嘛，无瑕没事。好好调养休息一段时间就是了。”

萧千炽苦笑：“母妃，表嫂只怕是……没空休息。”燕王府一到冬天，事情真的很多啊。

燕王妃斜了儿子一眼，没好气地道：“这是你们男人的事情，你表嫂累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说没空？跟你父王说去！”

萧千炽摸摸鼻子，他有胆子跟父王说，他们俩就不用在这里天天熬着了。

长平公主轻哼一声道：“本宫不管这些，等无瑕醒了，本宫就接她回清墨园。”

“皇姑母……”萧千炽哭笑不得。

“咳咳。”被无视了的大夫轻咳了两声，拉回众人的视线，道：“另外……恭喜公主，郡主已经有将近三个月的身孕了。”

书房里一片寂静，燕王妃最快反应过来，“你说……无瑕有身孕了？”

大夫点头道：“如果老夫看得没错的话，应该是。”

“……”这个大夫到底靠不靠谱？

长平公主更是呆住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道：“无瑕……无瑕有身孕了？！”

众人怒视大夫，这种事情不是应该放在最前面说的吗？

大夫老神在在地抚着自己的胡须，他以为这些人更想知道郡主有事没事啊。而且……郡主是习武之人，脉象跟寻常闺秀总是有些不同，他要细细斟酌啊。

“太好了……”长平公主十分欢喜，怜爱地望着软榻上的南宫墨道，“这真是……有

了孩子还……大夫，无瑕真的没事？”

大夫挥挥手道：“郡主身体很不错，就连孕期的反应都较常人少很多，所以才没察觉吧？不过，还是要好好养着，万不可太过操劳了。”

“是是，我们一定记得。”长平公主道。就算无瑕想要操劳，她也不能允许啊，这可是她的第一个孙儿啊。

燕王妃也是眉眼含笑，道：“快去通知王爷！”

“是，王妃！”郡主有孕了自然是大喜事，下面的人也是眉开眼笑地迈着轻快的脚步匆匆而去。燕王妃看了萧千焱一眼，笑道：“本妃就不信，王爷还好意思让怀着身孕的外甥媳妇替他处理政事！”

原本燕王妃对燕王整日里不干正事，只在蝶园陪着宫筱蝶也颇有怨言，但是时间久了也就看淡了，无论那宫筱蝶多么得宠，她都是王妃，她儿子都是世子，她跟燕王也从来没有什么海枯石烂的感情。燕王府的妃妾也不是宫筱蝶来了之后才有的，就算是拈酸吃醋也是有限的。

南宫墨从睡梦中醒来，伸了个懒腰才慢慢睁开眼睛。这一觉睡得真是舒服，这些日子忙得天昏地暗，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

刚刚睁开眼睛就对上了弦歌公子那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眸。

“师兄？你怎么在这里？”

弦歌公子轻哼一声，抬手就往她头上拍去。南宫墨头一偏，随手抓住了弦歌公子的手腕。弦歌公子笑眯眯地道：“本公子现在知道了，师伯看到你的时候，大概就跟师父看到我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吧？恨不得没收过你这个徒弟。”

南宫墨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怎么又说到师父和师叔身上去了？

弦歌公子磨牙：“这些日子你就没有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

“特别累算不算？”昏天黑地地忙来忙去，一天只睡两三个时辰，谁能不累？脑力劳动总是特别耗神的。

“猪！”弦歌公子一脸恨铁不成钢，“亏你还是学医的，连自己怀孕了都不知道！你对得起师伯的殷殷教诲吗？”

“怀孕？”南宫墨一呆，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弦歌公子仰了下半巴，示意她自己把脉。南宫墨伸手扣住自己的脉搏沉吟了半晌，有些无辜地道：“把不出来。”

“……”这是一个怎样的废材？连个普通大夫都能够诊出来的喜脉都诊不出来！天天夸她聪明的师伯，您老人家脸疼吗？

南宫墨一本正经地道：“我从来没有把过孕妇的脉象。”什么如盘走珠、应指圆滑，